

# 論李清照的閒情雅致——從打馬系列作品開展

李顯宗\*

## 摘要

李清照在中國文學的研究發展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，不論是因為她以一位女性之姿獨霸文壇一隅的特殊性，或者是因為其中懶不讓鬚眉的獨特個性，以及其文采。以致學界至今多數仍以性別和文采的角度，多方研究李清照。然而，李清照打馬圖的系列文章：《打馬圖序》、《打馬命辭》、《打馬賦》，卻極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。透過打馬圖的系列文章，後人可以試圖重現當時民眾的生活娛樂，也可以了解作者對於這項娛樂的態度及想法。本文試圖透過打馬圖系列作品，輔以周邊史料以及同時代其他文人創作的佐證，採用文獻分析的方式，逐步推演出作者在創作之餘，對於賭博的態度是如何，再以其周邊事件理出其打馬的動機。本文擬大綱如下：

- 一、前言
- 二、清照的遊藝生活
- 三、社會氛圍與博弈
- 四、打馬行為動機論
- 五、結論



關鍵詞：文人娛樂 李清照 打馬圖 賭博 宋代

---

\*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

## 一、前言

李清照，號易安居士，宋人李格非之女，時人有稱其父蘇門後四學士。<sup>1</sup>其文采在當時，正面的評價甚多。宋時，王灼有云：「自少年即有詩名，才力華瞻，逼近前輩。自士大夫中已不多得，若本朝婦人，當推詞采第一。」<sup>2</sup>，朱熹：「本朝婦人能文，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。」<sup>3</sup>由此可見，其詩文的寫作功力並不比詞作來得差。然而，卻因為許多詩作都已經散逸，所以後人無可得知其作品，故以為其詞才較佳的想像。又在這樣的狀況之下，因為詞乃婉約之宗，從李清照的作品又可能會使人誤解其為一浪漫、柔弱女子：

紅藕香殘玉簟秋，輕解羅裳，獨上蘭州。雲中誰寄錦書來，燕字回時，月滿西樓。花自飄零水自流，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。此情無計可消除，纔下眉頭，卻上心頭。<sup>4</sup>

事實上，從其他的詩作可以得知，李清照的個性並非如此。例如：「千古風流八詠樓，江山留與後人愁。水通南國三千里，氣壓江城十四州。」<sup>5</sup>而這樣與男子無異的個性，在打馬這樣的極具刺激性的博奕遊戲當中，可以完整地表達出來。

針對李清照的研究，前人的作品甚多。但是，多著重在其文采，心理，或者是以性別角度來做討論。例如：于中航〈李清照的夢——「漁家傲」記夢詞新解〉<sup>6</sup>、林玫儀〈李清照「詞論」評析〉<sup>7</sup>、許麗芳〈生命書寫與文學性格之另一側面：試析李清照詩文之書寫特質與相關意義〉<sup>8</sup>等等。

其中，于中航的文中主要討論的是，李清照以夢境紓發自己的理想，並以其他文人的記夢文章作比較，也綜合討論文人們在書寫記夢文章的時候，其目的為何。林玫儀主要是以李清照著名的詞學論點作品作討論，其中談到作者在文中大放厥詞，毫不避諱地攻訐知名作家，導致部份人士的反感。然作者卻不因其以一芥女子身分，無所畏懼地提出詞乃別是一家的觀念。許麗芳則是討論其人生經驗與文章風格的相關互動關係。

然而，若是要研究李清照的博奕行為，或者是打馬系列文章，在這方面有所關注的文章，相對來說，十分地有限。就目前的搜尋，有以下文章：何廣琰〈讀

<sup>1</sup> 王水照、熊海英：《南宋文學史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12月），p.67。

<sup>2</sup> 〔宋〕王灼：《碧雞漫志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）。

<sup>3</sup> 〔宋〕黎靖德編，朱熹著：《朱子語類》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

<sup>4</sup> 施議對編纂：〈一翦梅〉，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），p.50。

<sup>5</sup> 施議對編纂：〈題八詠樓〉，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），p.177。

<sup>6</sup> 于中航：〈李清照的夢——「漁家傲」記夢詞新解〉，《中國國學》，1996年10月，p.131-139。

<sup>7</sup> 林玫儀：〈李清照「詞論」評析〉，《淡江學報》，1985年10月，p.49-58。

<sup>8</sup> 許麗芳〈生命書寫與文學性格之另一側面：試析李清照詩文之書寫特質與相關意義〉，《第五屆中國詩學會會議論文集》（彰化市：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，2000年10月），p.373-397。

李清照〈打馬賦〉等三篇雜遘<sup>9</sup>、傅錫壬〈鬥茶、病酒、打馬、賞花——試析清照的生活情趣〉<sup>10</sup>、陳旻志〈「母儀」與「自我」交光疊影的圖像——宋代婦女心靈形象試探〉<sup>11</sup>等。前二者比較是以李清照的打馬圖文章作基礎，進而討論作者的生活狀況。而最後者的論文則主要是討論女性的空間，文中部分討論到清照的打馬樂趣，並延伸出女性的理想實踐。

就以上的資料看來，在打馬系列文章的研究方面，無論是在文學面、社會面、心理面，皆屬較少被注意到的領域。不過，打馬系列文章，在對於了解李清照的生活與宋人文人活動，都是具有其一定價值。因此，本文欲討論的是李清照打馬行爲的形成動機、社會文化與博奕之間的互動狀況，藉由打馬系列文章以及其他材料的綜合討論，竊以本文一窺宋人的部分生活面貌。

## 二、清照的遊藝生活

### (一)、金石、花、酒、茶

李清照在日常生活當中有著許多調劑身心的活動，例如收集金石：「每朔望謁告出，質衣取半千錢入相國寺，市碑文果實歸，相對展玩咀嚼，自謂葛天氏之民也。」<sup>12</sup>作者在〈金石錄後序〉的文章當中有提到玩賞金石的樂趣，尤其是可以與心愛的丈夫一同把玩。由於戰亂，使得大批的文物散落，加上丈夫已經過世，李清照無力也無心再將所持有的物品全數保全：

葬畢，顧四維，無所之。朝廷已分遣六宮，又傳江當禁渡。時猶有書二萬卷，金石刻二千卷，器皿裊褻，可待百客，他長物稱是。余又大病，僅存喘息，事勢日迫。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，從衛在洪州，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。冬十二月，金寇陷洪州，遂盡委棄，所謂連櫓渡江之書，又散為雲煙矣。<sup>13</sup>

在〈金石錄後序〉當中提到這個部分，從文中不免可以讀出作者的難過之情，也可以了解到，金石文物對其的重要性。重要的是這些文物已經並非是單純的物質本身，而是已經帶有著夫妻兩人的共同回憶，這個部分可以從葛天氏之民這句感受得到李清照的感慨。

在李清照目前流傳於世的詞作當中，可以發現的是，花卉主題的相關詞作是超過一半以上的。<sup>14</sup>例如以下作品：

<sup>9</sup> 何廣琰：〈讀李清照〈打馬賦〉等三篇雜遘〉，《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台北市：政治大學文學院，1996年12月），p.493-511。

<sup>10</sup> 傅錫壬：〈鬥茶、病酒、打馬、賞花——試析清照的生活情趣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（1984年10月），p.78-99。

<sup>11</sup> 陳旻志：〈「母儀」與「自我」交光疊影的圖像——宋代婦女心靈形象試探〉，《世新大學人文學報》（2003年5月），p.197-215。

<sup>12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198

<sup>13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200。

<sup>14</sup> 傅錫壬：〈鬥茶、病酒、打馬、賞花——試析清照的生活情趣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（1984年10月），

紅酥肯放瓊瑤碎，探著南枝開遍未？不知醞藉幾多時，但見包藏無限意。道人憔悴春窗底，閒拍闌干愁不倚。要來小看便來休，未必明朝風不起。〈玉樓春〉<sup>15</sup>

雪裡已知春信至，寒梅點綴瓊枝膩。香臉半開嬌旖旎，當庭際，玉人浴出新妝洗。〈漁家傲〉<sup>16</sup>

梅花，在李清照的眼中，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所以在有提及花卉的詞作當中，這個主題是比較多的。<sup>17</sup>除了對於梅花作出許多的歌詠之作之外，也有提及在戶外賞梅的情形：

年年雪裡，常插梅花醉。揜盡梅花無好意，贏得滿衣清淚。今年海角天涯，蕭蕭兩鬢生華。看取晚來風勢，故應難看梅花。〈清平樂〉<sup>18</sup>

這篇是回想以前賞花的情節，可以看到李清照在賞花的過程中，多以酒為友。而且在邊飲酒邊賞花的當中，情緒是非常愉悅的。然而卻在南渡之後，因為外在的因素已經改變了，導致作者已經沒有心情去欣賞梅花。

所有的作品之中，作者除了撰寫花的姿態、詠花之外，在酒的描述上，也尚屬可觀。不但在上述所引用的詞作當中，作者會在賞花之時飲酒，在別離、作詩詞之時都會飲酒。也可以看得出來，作者與其他女性的相異之處。例如：

淚濕羅衣脂粉滿，四疊陽關，唱到千千遍。人道山長山又斷，蕭蕭微雨聞孤館。惜別傷離方寸亂，忘了臨行，酒盞深和淺。好把音書憑過雁，東萊不似蓬萊遠。〈蝶戀花〉<sup>19</sup>

蕭條庭院，又斜風細雨，重門須閉。寵柳嬌花寒食近，種種惱人天氣。險韻詩成，扶頭酒醒，別是閒滋味。征鴻過盡，萬千心事難寄。〈念奴嬌〉<sup>20</sup>

綜上所論，作者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對於自己生活上的情趣堪屬要求。除了文人平常寫作文章的活動之外，更有賞花、收藏金石，而在這些活動當中，更可以發現，酒似乎具有跨越所有活動的適應性。而這些許多的酒詞，也成為了研究李

---

p.92。

<sup>15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65。

<sup>16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70。

<sup>17</sup> 傅錫壬：〈鬥茶、病酒、打馬、賞花——試析清照的生活情趣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（1984年10月），p.92。

<sup>18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124。

<sup>19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75。

<sup>20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84。

清照的時候重要的素材之一。<sup>21</sup>然而，這些活動，在傳統文人的既有框架之下，並不會令人感到特別突出，或者衝突。但是，除了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休閒活動之外，李清照還有與一般文人較為不同的日常休閒活動——打馬。

## (二)、打馬

打馬這個遊戲，根據李清照的打馬圖序當中可以得知，這是從宋代以前就有的遊戲。而打馬又有分作二種：關西馬、依經馬。這種遊戲具有賭博的功能，但也需具有謀略的頭腦才比較適合玩。請見：

按打馬世有二種：一種一將十馬者，謂之關西馬；一種無將二十馬者，謂之依經馬。流行既久，行移賞罰，互有同異。〈打馬圖序〉<sup>22</sup>

若乃吳江楓落，燕山葉飛；玉門關閉，沙苑草肥。臨波不渡，似惜障泥。或出入用奇，有類昆陽之戰；或優遊仗義，正如涿鹿之師。或問望久高，脫復庾郎之失。〈打馬賦〉<sup>23</sup>

李清照在〈打馬賦〉裡頭所描述的打馬情景，可以看到，作者將打馬的場景比擬為戰場，作為打馬的玩家，必得先將自己當成是操控全局的參謀者。作者認為這種遊戲十分不錯：「小道之上流，閨房之雅戲。」<sup>24</sup>〈打馬圖序〉當中自己也說喜愛打馬的程度非常地高：「予性專博，凡所謂博者，皆耽之。」<sup>25</sup>。這種遊戲的樣式十分特別，在棋盤的中央有許多的格線，這些格線與象棋的棋盤相同；但是外圍有以文字書寫的方塊，才是真正打馬所使用的棋格。<sup>26</sup>

打馬這種遊戲，在當今社會當中已經沒有多數人實際去運作。根據資料顯示，清代以前都還有這類的活動在進行，卻在清代後期失傳。<sup>27</sup>雖不知道其失傳的實際原因，但可以知道的是，這類遊戲的確是可以造成風潮，而李清照的這篇介紹性的文章確實是有發揮到其一定的作用。

〈打馬圖序〉的寫作時間點，是在南渡之後，也就是在生活變得比較辛苦之後所寫。有趣的是，除了打馬系列文章之外，其他的詩詞著作當中，卻沒有發現出有提及打馬的相關作品，傅錫壬提出了這樣的問題。<sup>28</sup>不免令人懷疑，這一系列的文章在南渡之後的撰寫過程中，有著另外的企圖與目的。在作者的心中，似

<sup>21</sup> 傅錫壬：〈鬥茶、病酒、打馬、賞花——試析清照的生活情趣〉，《中外文學》(1984年10月)，p.84。

<sup>22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)，p.189。

<sup>23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)，p.191。

<sup>24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)，p.189。

<sup>25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)，p.189。

<sup>26</sup> 〔明〕沈津，《欣賞編》(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1999年7月)，p.1009-1010。

<sup>27</sup> 浙江師範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編，龔劍鋒、徐青泉著：〈李清照與打馬〉，《李清照與南渡詞人研究》(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3年)，p.52。

<sup>28</sup> 傅錫壬：〈鬥茶、病酒、打馬、賞花——試析清照的生活情趣〉，《中外文學》(1984年10月)，p.92。

乎也有將打馬的遊戲反映出自己的其他理想的可能性。<sup>29</sup>在宋代的時候，雖然也有當時的文獻記載打馬的流行，但是卻只有李清照集結其遊戲方法，並且大力推崇。這樣的一個特殊事件，的確有待深究。

### 三、社會氛圍與博奕

若要進一步地討論造成李清照打馬的動機，以及創作〈打馬圖〉系列文章的背後動機或助因，必須先從其社會環境的影響看起。在唐代之時，皇帝身邊即有陪伴下棋的職官，稱為**棋待詔**，皇宮內部也設有與棋藝相關的職稱，稱作**宮教棋博士**。<sup>30</sup>到了宋代，在城市中還有以民間成員所組成並創辦的棋會組織，其中成員已經不再將棋藝當作純粹消遣的活動，而將棋藝的較量作為在棋會組織當中重要的目的。<sup>31</sup>然而在博奕的過程中，也有著賭金的流動，為數可觀。李清照在〈打馬賦〉中提到：「千金一擲，百萬十都。」<sup>32</sup>她將采金以千金一擲的方式進行遊戲，可以想見，若沒有膽識加上見識，是難以達到的。針對這樣的大筆賭金的賭博(打馬)，李清照的看法是：

慧則通，通則無所不達；專則精，精則無所不妙。……後世之人，不惟學聖人之道，不到聖處，雖嬉戲之事，亦得其依稀彷彿而遂止者多矣。夫博者，無他，爭先術耳，故專者能之。〈打馬圖序〉<sup>33</sup>

也就是說，在李清照的眼中，打馬這種博戲，實在並非是一種令人感到罪惡的遊戲。甚至還可以說是提昇自己**爭先之術**，並且只要專精則可無所不妙。當然，對於現代社會來說，無論是何種賭博，只要涉及金錢，都會被認為在道德上有所瑕疵。事實上，在宋代的時候，則有官員因為牽涉到與他人賭博(樗蒲)贏得了一百二十萬，因此被剝奪了官職。<sup>34</sup>而在民間，宋太宗之時也有下令捉拿賭博的人民：「己丑詔：京城蒲博者，開封府捕之，犯者斬。」<sup>35</sup>換言之，在宋代當時的賭博風氣可以說是十分地盛行，乃至於需要政府出面稍加遏制這樣的行為。

這正可以說明為何李清照會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之下，整理並且寫出博戲之一——打馬的遊戲方法以及戰略技術。實在是因為當時的流行趨勢，讓作者在宅院之中，也能趕受到博戲的娛樂。宋代的外敵強大，時有戰爭。然而，宋代的經濟狀況卻是非常地蓬勃發展。<sup>36</sup>瓦子勾欄的興起，也正式宣告市民消費經濟的時

<sup>29</sup> 陳旻志：〈「母儀」與「自我」交光碟影的圖像——宋代婦女心靈形象試探〉，《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報》，2003年5月，p.210。

<sup>30</sup> 史良昭：《博奕遊戲人生》(台北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2年)，p.108&p.114。

<sup>31</sup> 史良昭：《博奕遊戲人生》(台北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2年)，p.117。

<sup>32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)，p.191。

<sup>33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)，p.189。

<sup>34</sup> 史良昭：《博奕遊戲人生》(台北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2年)，p.80。

<sup>35</sup> 〔元〕托克托：《宋史》(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)，卷五，第14面。

<sup>36</sup> 姚瀛艇：《宋代文化史》(台北市，昭明出版，1999年)，p.10。

代已經來臨。<sup>37</sup>基於人民開始注重休閒娛樂活動，以及願意花費金錢從事這些活動的具體行動，可以假定，當時的賭博文化也十分興盛。原因是，若人民已經有多餘的金錢可以花費在非民生用品上，所能夠揮霍的，也只能在娛樂方面。加上前面所述，政府因為人民賭博而下令捉捕，並且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可以論斬的。官方一定是覺得事態已經嚴重到需要如此舉措，才能使得社會安定，也就可以瞭解到，當時的賭博風氣之盛行。而這樣的風氣，自然也吹到了李清照的身旁。

#### 四、打馬行為動機論

##### (一)個性率直不羈

若要知道李清照為何在晚年以打馬為樂的具體原因，我們可以從作者的生平經歷，以及個性來作推斷。周輝曾經在文章當中記載一段關於李清照的小故事：

頃見易安族人；言明誠在建康日，易安每值天大雪，即頂笠披蓑，循城遠覽以尋詩，得句必邀其夫賡和，明誠每苦之也。<sup>38</sup>

作者會為了尋求美的感覺，寧願在大雪紛飛的時候出門尋求靈感。而這也可以延伸出，作者可能會為了堅持著自己的看法不惜外在環境的嚴苛，也要堅持下去。在這方面，可以作為證明的則是，當年因為新舊黨爭的緣故，作者父親被列為舊黨人士，要被新黨的人士清算。身為子女的李清照，當然會為父親想辦法求情，而她所做的就是上書給自己的公公趙挺之，企圖解救父親：「炙手可熱心可寒」、「何況人間父子情」。她不畏懼面對父親的政敵，直接上書公公希望可以幫助父親脫離所面臨的困境。

作者敢言直書的個性也可以從其一之作品看出，〈詞論〉當中就批判了許多知名的文人作家。〈詞論〉是李清照對於詞這門文類的具體看法，作者認為，詞乃別是一家，詞有詞的作法，詩有詩的作法。對於知名文人不以此為作詞的方法多有抨擊：

至晏元獻、歐陽永叔、蘇子瞻，學際天人，作為小歌詞，直如酌蠡水於大海，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，又往往不諧音律者。……王介甫、曾子固文章似西漢，若作一小歌詞，則人必絕倒，不可讀也。乃知別是一家，知之者少。<sup>39</sup>

而這樣的大放厥詞，當然也招致了一些批評，如胡仔：

易安歷評諸公歌詞，皆摘其短，無一免者。此論未公，吾不憑也。其意蓋

<sup>37</sup> 姚瀛艇：《宋代文化史》（台北市，昭明出版，1999年），p.627。

<sup>38</sup> 〔宋〕周輝：《清波雜誌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八，第二面。

<sup>39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159。

自謂能擅其長，以樂府名家者。退之詩云：「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。」正為此輩發也。<sup>40</sup>

就以上的經驗看來，連前輩大作家都會被批判了，倘若是長輩的話，作者的態度可能也並非如一般人一樣。作者在與長輩的交往的過程中，尤其是在詩文交流的部份，並不會因為對方是長輩，而有所退讓，該堅持的想法還是會具體地說明。<sup>41</sup>例如：

百年廢興增嘆慨，當時數子今安在？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，時有由人打碑賣。〈讀中興碑〉（張耒）<sup>42</sup>

堯功舜德本如天，安用區區紀文字。著碑銘德真陋哉，乃令神鬼磨山崖。子儀光弼不用猜，天心悔禍人心開。……君不見驚人廢興傳天寶，中興碑上今生草。不知負國有奸雄，但說成功尊國老。〈浯溪中興頌碑和張文潛〉（李清照）<sup>43</sup>

作者認為這些歷史上大部分人所認為的英雄，例如堯舜等輩，根本不需要替他們設立碑，因為他們的功勞以及德行，早就不是文字所能夠侷限住的，這樣地直接反駁張耒的看法。在歷來女性文人的創作中來看，堪屬少有。<sup>44</sup>除了對長輩之外，作者對皇帝也曾經提出指責：

想見皇華過二京，壺漿夾道萬人迎。連昌宮裏桃應在，華萼樓頭鵲定驚。但說帝心憐赤子，須知天意念蒼生。聖君大信明如日，長亂何須在屢盟。

<sup>45</sup>

作者甘冒殺頭之罪，膽敢直陳皇帝的疏失。這樣的個性，除了長輩對其的寵愛之外，也有一些歷史上的因素。在皇室內部，當時女性地位算是高的。在宋代的二三百年間，光是后妃參政的總時間就佔了八十年，期間有真宗劉皇后、仁宗曹皇后、英宗高皇后、神宗向皇后……等等。<sup>46</sup>值得慶幸的是，自漢代以來后妃掌政導致國家動盪的情形，在宋代是沒有的，因為宋代多出賢能的皇后。<sup>47</sup>在作者生長過程中，剛好經歷了皇后的垂簾聽政時期(高皇后以及向皇后)，所以對於

<sup>40</sup> 〔宋〕胡仔：《漁隱叢話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後集卷三十三，第十二面。

<sup>41</sup> 鍾玲：〈李清照人格之形成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1984年10月。

<sup>42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166

<sup>43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165

<sup>44</sup> 許麗芳：〈生命書寫與文學性格之另一側面：試析李清照與詩文之書寫特質與相關意義〉，《第五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》，（彰化市，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，2000年），p.379。

<sup>45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175。

<sup>46</sup> 劉芳如：《從繪本與文本的參照探索宋代幾項女性議題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，2005年），p.32。

<sup>47</sup> 禚夢庵：《宋代人物與風氣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4年），p.181。

女子參政已感到熟悉。<sup>48</sup>另外，對於女子較為束縛的理學思想也尚未蓬勃發展，加上李清照母親家族也是與皇宮內部頗有淵源，所以對於女子干政的部分是不會有所存疑的。而這樣的環境也孕育了作者的自由發展空間。

## (二) 摯愛丈夫驟逝

我們可以從作者的許多文章看到，趙明誠與李清照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的好的。<sup>49</sup>作者在〈金石錄後序〉當中有提到他們所經歷的快樂時光，以及丈夫死後她的情思感懷：

余性偶強記，每飯罷，坐歸來堂，烹茶。指堆積書史，言某事在某書某卷，第幾葉，第幾行，以中否角勝負，為飲茶先後。中即舉盃大笑，至茶傾覆懷中，反不得飲而起，甘心老是鄉矣。<sup>50</sup>

葬畢，余無所之。朝廷已分遣六宮，又傳江當禁渡。時猶有書二萬卷，金石刻二千卷，器皿茵褥，可待百客，他長物稱是。余又大病，僅存喘息，事勢日迫。<sup>51</sup>

丈夫死後加上躲避戰亂，讓她身心據疲。而在〈金石錄後序〉當中尚有提及夫婦兩人共同回憶的金石散落，身體又變得很差，所以作者的情緒皆是十分的滴落。從作者的大部分作品我們可以發現，李清照大部分與丈夫相處的時間，不是烹茶<sup>52</sup>，就是作文章、賞金石。但是，在丈夫過世之後。作者所能夠一同作伴的知己已經消逝。何況，金石類的許多知識，都是由其丈夫教授給她的。如今金石大多數都散去，沒有知己可以對詩、烹茶，賞金石。這樣的情境之下，人生似乎已經失去了一個重心，自然而然會有一個抒發自己惆悵的管道，而這個管道也不會是舊有的，也絕對不會是與丈夫最為相關的活動。

我懷疑，作者在整理打馬相關資料，以及沉迷於打馬遊戲的刺激感當中，是爲了要逃避對丈夫的思念，或者是沉痛的感覺。我們知道，賭博，是一種會提高人類刺激感的活動行爲。在過程當中，有類似吸食興奮劑的功效。也就是說，或許，作者透過這樣的整理打馬資料讓自己忙碌，以及藉由打馬過程當中所能夠獲取的興奮劑效果，來忘記喪夫之痛。

## (三) 國家內憂外患

在第一點當中有談到，女性的地位在當時還算是高的，對於女性干政也還未有極大的反感。而這樣的充分條件之下，也讓作者可以發揮她的長才，書寫自己對於國家未來發展的遠大意見。然而，因爲原生家庭以及夫家相繼失勢，早期原

<sup>48</sup> 鍾玲：〈李清照人格之形成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1984年10月，p.13。

<sup>49</sup> 鍾玲：〈李清照人格之形成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1984年10月，p.25。

<sup>50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199。

<sup>51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200。

<sup>52</sup> 傅錫壬：〈鬥茶、病酒、打馬、賞花——試析清照的生活情趣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1984年10月，p.80。

有對於國家的意見，也會被打壓。雖然，她在丈夫死亡之後，十分的悲痛。也雖然她的上書意見不一定會被接受，但是透過一些文章我們可以發現她對於國家的發展是十分關切的。

作者的〈打馬命辭〉當中，在對於打馬的戰況，有著生動的描述：「趙幟皆張，楚歌盡起。取公定霸，一舉而成。」、「眾寡不敵，其誰可當；承敗有時，夫復何恨。」<sup>53</sup>從這裡可以看出，作者身爲一名女性，可是卻有著如同作戰指揮官般，正在沙場上進行對戰一般。其實她對於國家的未來發展是非常有概念的，但是因爲皇帝一直未加以採納她的意見，也只好將這樣的一個遊戲作爲自己對於國家的戰爭的理想實現。<sup>54</sup>

## 五、結論

李清照作爲一名中國古代女性，卻不以其女性身分爲意。不但與男性文人交遊，甚至敢於批判時事，面對強權，也無所畏懼。這樣的人格養成，除了原生家庭對於她的自由管教，放任她自由發展是有關係的。除此，也由於皇室當中女性強權所帶給她的崇拜對象，使她認爲自己是個「人」，而非女人。也因此，讓她除了對於傳統婦人所應關心的事情之外，也關心身邊的重要大事。

雖然由於失去丈夫的悲痛，政治思想無法被皇帝所採用。然而，卻也因此讓後世人們得以讀到打馬相關文章，這個遊戲也才能夠傳承下來。而李清照在面對這樣的人生，她並沒有氣餒。將這些無法抒發的抱負，都由戰局相當可觀的打馬遊戲來達成。縱使這遊戲並無法改變國家的實質運作，但相較於一些文人遭到打擊之時，僅有發洩於文采之中，李清照整理資料給後世，以及將策略應用在打馬之中。如此處理自身的不如意，相較看來是較爲積極的。

---

<sup>53</sup> 施議對編：《李清照全閱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，p.195

<sup>54</sup> 陳旻志，〈「母儀」與「自我」交光疊影的圖像——宋代婦女心靈形象試探〉，《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報》，2003年5月，p.210。

## 參考資料

### 古籍

1. 〔宋〕王灼，《碧雞漫志》
2. 〔宋〕胡仔，《漁隱叢話》(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)
3. 〔宋〕黎靖德編，朱熹著，《朱子語類》(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)
4. 〔宋〕周輝，《清波雜誌》(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)
5. 〔元〕托克托，《宋史》(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)
6. 〔明〕沈津，《欣賞編》，1999年7月，北京，學苑出版社。

### 專書

1. 史良昭，《博奕遊戲人生》(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2年)
2. 姚瀛艇，《宋代文化史》(台北市：昭明出版，1999年)
3. 施議對編，《李清照全閱讀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6年)
4. 王水照、熊海英著《南宋文學史》(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)

### 論文集

1. 何廣棧，〈讀李清照〈打馬賦〉等三篇雜遘〉，《第三屆國際詞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(台北：政治大學文學院，1996年)
2. 許麗芳〈生命書寫與文學性格之另一側面：試析李清照與詩文之書寫特質與相關意義〉，《第五屆中國詩學會會議論文集》(彰化市：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，2000年)

### 期刊論文(尚未排序)

1. 傅錫壬，〈鬥茶、病酒、打馬、賞花——試析清照的生活情趣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1984年10月。
2. 鍾玲，〈李清照人格之形成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1984年10月。
3. 林玫儀，〈李清照詞論評析〉，《淡江學報》，1985年10月。
4. 于中航，〈李清照的夢——漁家傲記夢詞詮解〉，《中國國學》，1996年10月。
5. 陳旻志，〈「母儀」與「自我」交光疊影的圖像——宋代婦女心靈形象試探〉，《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報》，2003年5月。